



毛世来，著名京剧旦角演员。山东掖县人。年少时入富连成科班习花旦、武旦。1936年秋,《立言报》举办童伶选举,毛世来以12561票被选为旦部冠军,荣获“娇媚天成”奖杯。出科后组建和平社,转演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

擅长的剧目有《铁弓缘》《英杰烈》《红娘》《十三妹》《小放牛》《木兰从军》等。

□张发山

四小名旦之毛世来

毛世来入科第二年,刚满八岁,就在北平灯市口的银环戏院披挂上阵、登台献艺了,演出剧目是《铁弓缘》。舞台上,毛世来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跟老师所学的四功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赢了个满堂好。社长叶春善见他演得如此卖力,高兴之余,特赏五枚大铜子(一枚当制钱二十文)。嗣后,母亲来到科班,毛世来悄悄将压在枕头下的赏钱取出来,塞进娘手里……

作为四大国粹之一的京剧,继1927年确立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之后,1936年,北平(今北京市)《立言报》社接受读者建议,采取公开投票的方式,选出尚未满师的京剧旦角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为“四大童伶”。4年后,当四大童伶相继毕业组班时,《立言报》社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他们在新新大戏院合作演出《白蛇传》,宋德珠演《水漫金山》,毛世来演《断桥》,李世芳演《产子·合钵》,张君秋演《祭塔》。演出轰动了北平市,自此,四小名旦遂成定论。毛世来即为四小名旦之一。

心灵深处的伤痛

毛世来(192年—1994年),名家宝,字绍莹,艺名世来,祖籍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父亲毛德俊,少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娶妻申氏,育有3男2女。民国年间举家逃荒来到北平(今北京市),落脚于堂兄毛德义处,后由四叔毛汉卿运作,于东华门北河沿租赁了几间茅屋勉强栖身。经人介绍,他在警察署谋到了一份誊写文书的差事。

但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养家糊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况,在毛家习以为常。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毛德俊两口子绞尽脑汁、夜不成眠。恰好彼时京剧发展方兴未艾,与其都困在家里忍饥挨饿,倒不如让孩子们去剧社学点本事,备不住将来能出人头地。四叔和堂哥也觉得这办法可行,于是,毛德俊便陆续将三个儿子送进了著名京剧武生俞振庭创办的“斌庆社”。毛氏三兄弟入科后,很快就表现出对京剧极高的悟性和天赋,除老二家乐不幸于12岁夭折外,老大家惠艺名庆来、老三家燕艺名盛荣,后来都成了我国京剧界的名角儿。

不久,毛家宝和小妹先后来到了人间。母亲哺育小妹期间,为减轻家庭负担,还兼给别人洗衣、做手工,以此贴补家用。即使这样,毛家仍有揭不开锅的时候,免不了还要到亲戚朋友处讨借。

那是192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小家宝陪母亲到亲戚家借米。路上,母亲叮叮他们进门后嘴甜一点儿。到了亲戚家门口,母亲还刻意给小家宝整理了一下衣服。按完门铃,半个时辰过去了,那门“吱呀”开了一道缝,却从里面飞出了一只鸡毛掸子,随后传出冰冷的声音:“您娘俩看着,都好好掸掸,别把穷气带进来!”母亲刹时呆住了,脸色变得惨白,拉着小家宝拔脚就走。回到家,她紧紧搂着小家宝,泪流满面。那时家宝虽小,可也懂事了,世态的凉凉,人情的冷漠,在一个初涉尘世的稚童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乃至成为他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他一边给母亲擦泪,一边劝慰:“娘,等我挣钱了,咱的日子定会好起来!”

此时,毛家老三家燕已由斌庆社转入富连成社第四科,工武净,艺名盛荣。因此,只要有机会看到三哥,小家宝一定缠着他习武学戏。见弟弟如此执着,毛盛荣满心欢喜,经他多方通融,入冬以后,小家宝终于进入富连成社第五科学艺,这一年,他仅7岁。

“黄埔军校”苦练功

素有“京剧摇篮”美誉的富连成社,成立于1904年,1948年停办。东家牛子厚,社长叶春善(叶盛兰之父)。剧社初名喜连成,1921年社址由宣武区前铁厂迁至虎坊桥时,易名富连成。在长达44年的时间里,先后培养出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共700余人,其中不乏自创一派的戏剧名家、艺术大师。因此,有人将富连成社这人才荟萃、龙吟虎啸的科班,称之为京剧界的“黄埔军校”,广大戏迷、票友听后深以为然,都说这个比喻贴切,实至名归。

富连成社只收6~11岁的男孩,学员随到随考,经过半到一年的考核,老师根据其自身条件因材施教,然后再与家长签订为期七年的“关书大发”,即合同。凡学员坐科期间,吃住穿戴均由社方供给,但必须服从管教,如因打骂致死,社方概不负责。小家宝顺利通过了考核,工小生,师从萧连芳。他入科时是富连成的鼎盛时期,仅五科的大小世字辈就有140人之多,老师给他提了个艺名叫世来。后来,萧先生发现他天真活泼,让他改学花旦,拜艺名筱翠花的于连泉为师。

教师对学员的要求极严,100多个孩子早上6点起床,洗漱后便由武功教师带领练习两个多钟头的翻、腾、扑、跌、滚、摔等高难度的毯子功。10时吃罢早饭,按文、武行当学戏,或继续下腰、拿顶、压腿、翻跟头等。旧时有个说法叫“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因不合规范而挨打的学生并不觉得委屈,对师父更没有一点怨恨。下午6时许,待广和楼戏园演出的前辈及师兄们回到班社,晚饭后再仍分文、武练习,10点熄灯。除年底封箱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平心而论,这么大的运动量真够孩子们受的,可毛世来却如鱼得水。他的两个哥哥庆来和盛来,都是摔打

花脸出身,毛世来自幼耳濡目染,因此对武功特别偏爱,学练时也格外用力。后来,他改学花旦,每天都跟刀马旦同学比着练,早晨耗顶,他总是耗到最后,一个收场。旦角最难练的是“跷功”,术语踩寸子,即脚蹬一双木制的小脚鞋,将脚掌绑在形如长把汤勺的托板上,使之形成小腿的一部分。如此扮妆,演员重心提高,身材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尤显女性之柔媚。旦角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既要舞又要做,有时还使枪弄棒,挥刀上阵,做出各种厮杀搏斗的动作;更有甚者,还要纵身跳起,腿、臂上抬,以脊背着地,名曰“摔椅子”。武旦演员还得从三张半高的桌子上翻下来……为了练好诸多高难度的基本功,毛世来记得不得跌过多少次、挨过多少打、哭过多少回。每临此境,他也曾产生过打退堂鼓的念头,可一想起在家求借时的屈辱和母亲无助的眼神,想起能进富连成社学戏的不易,所以,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练跷功也讲究循序渐进,分三个步骤,一曰靠跷,二曰走跷,三曰耗跷。毛世来清楚地记得,初次练跷,师父让几个旦行师兄分别手拄两根棍子,后背靠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这叫靠跷。时间一长,脚趾和脚背都像针扎一样,钻心地疼,脚下潮湿一大片,说不清流淌的是汗水还是泪水。梨园中有句行话叫做“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实际就是指苦练跷功。跷靠有了眉目便开始练走跷,起初只能两手扶墙往前挪,经过一段时间大体能行动自如了,接下来便是练耗跷。全身笔直地站着,如同一个木偶人。旧时没有钟表计时,只以烧香长短为准。在地上耗过一炷香,随之上升到站方砖,先后后竖,再站三角,即三条脚的凳子,最后上升到站缸沿。一口水缸的缸沿宽不过两寸,站在上面,必须挺胸平视,全神贯注,稍一走神,重心不稳,就会“呼通”一声摔下来,鼻青脸肿不说,屁股还得挨板子。一炷香耗完,师父发话时间到,脚与腿都失去了知觉,哪还挪得动?于是,师兄逐一将他们抱下来。不料双脚刚刚落地,师父却又挥挥着刀坯子撵过来,一边追“打”,一边喊:“快跑!不然腿就存筋啦!”学员们心里暖暖的,奔跑的步伐愈加坚定。耗跷阶段终于熬过,学员们又按舞台旦角的要求开始练习,由慢到快,由简单到复杂,包括“跑圆场”“编辫子”以及猫腰从地上拾东西……

从靠跷到耗跷最少也得一年的时间。毛世来立志早日学成、出人头地,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含义,故能见缝插针、自我加压。练毯子功如此,归行旦角亦如此。比如练跷功,从开始到出科毕业,除了晚间睡觉,那“金莲”就像长在他腿上一样,甚至连春节回家几小时都蹣跚步行,到家还要站在水缸沿上,倾听父母“要想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的教诲。就这样,毛世来凭借超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靠跷、走跷,而且学会了跑跷,所以,在他出科不久后,就以扎实的跷功而令师兄们刮目相看。

“闯关”上海滩

富连成科班很重视艺术实践,在科学员都是边学边演。1929年,即毛世来入科第二年,刚满八岁,就在北平灯市口的银环戏院披挂上阵、登台献艺了,演出剧目是《铁弓缘》。舞台上,毛世来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跟老师所学的四功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赢了个满堂好。社长叶春善见他演得如此卖力,高兴之余,特赏五枚大铜子(一枚当制钱二十文)。嗣后,母亲来到科班,毛世来悄悄将压在枕头下的赏钱取出来,塞进娘手里。母亲哭了,小家宝却笑了,他终于能挣钱贴补家用了。

毛世来初次登台即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的嗓音清亮,白口清丽干脆,扮相俊俏,妩媚动人;能唱擅做,文武兼备,加上极佳的跷功,观众遂以“小鸟依人、活泼可爱”之语褒之;又据其举手投足恰似乃师筱翠花(于连泉),便以“小筱翠花”的雅称冠之。

光阴如梭,随着年龄增长,毛世来学成的剧目也不断增多,演技日臻成熟。在坐科宗筱之后,又拜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赵桐珊(艺名芙蓉草)为师,并深得真传亲授。在几位艺术大师的调教下,毛世来羽翼日渐丰满,又将各派精华融会贯通,冶于一炉,初具形神俱佳的表演风范。所以有人预言:“毛世来如果不红,天都不红。”

1936年秋,《立言报》举办童伶选举,毛世来以12561票被选为旦部冠军,荣获“娇媚天成”奖杯。1938年古历二月初二,龙抬头,坐科十年的毛世来正式出科了。彼时,梨园界有个习俗,凡在富连成科班出来的学生,必须到号称“南边”的上海进行演出,如果唱红了,回北平就有一席之地,否则只能搭野台子跑江湖了。因此,人们把去上海演出称之为“闯关”。毛世来行前,社长叶春善赠他大红行头一身,期望他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拼出一个开门红。



很快,上海黄金大戏院的海报上,出现了毛世来的大名,其首场大轴戏是全本《英杰烈》。毛世来信心满满,毋庸讳言,他是幸运的,在继承了多门流派表演真谛之后,顺风顺水地来到沪上,也许是上天眷顾,初出茅庐,却又得到了永春社名伶李万春的提携。

李万春,时年27岁,与世来的大哥毛庆来相厚,系武生泰斗杨小楼的高足,文唱武打,无所不精。在剧中,毛世来饰演陈秀英,李万春饰演王富刚,二人配合默契,珠联璧合,终使出唱、念、做、打兼有的重头旦角戏,让善于挑剔的上海观众为之倾倒。人们喜欢毛世来优美的身段、响亮的京白以及稳健的“跷功”,对其娴熟的舞台表演给予极高的评价。接着,毛世来又上演了《马思远》《十三妹》《穆桂英》等戏,唱了30天,红了一个月,以致黄金大戏院的经理金亭荪主动和他签订第二年来沪演出的合同。年仅18岁的毛世来轰动了上海滩。

上海“闯关”首战告捷,毛世来返回北平即开始组建和平社。由于有徐兰沅(谭鑫培、梅兰芳之琴师、广德楼戏院大股东)先生支持,又有袁世海、江世玉、艾世菊、闾世善等富连成社诸多师兄兄弟参与,阵容整齐,活力四射。随后,该社以广德楼为基地,在北平上演了《十二红》等几十出戏,妥妥站稳了脚跟。之后,又去天津、上海、青岛等地巡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942年2月,应黑龙江省旅沈同乡会邀请,毛世来率社赴沈参加抗日救亡募捐活动,演出了《玉堂春》《红娘》等剧目,历时半个月,场场爆满,观众喝彩声不断,募捐活动得以圆满成功。

脱下戏装走向讲坛

1949年10月1日,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一天,作为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被邀请至天安门城楼,与新中国的领导人同台观礼。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昔日被视作“下九流”的戏剧演员,而今却成为受人尊重的表演艺术家或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不久,毛世来的和平社改为民营公助的“和平剧团”,基本解决了剧团的路路问题。1956年,毛世来与梅兰芳、侯宝林等艺术大师,参加了国家领导人联欢晚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世来还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演了《打渔赞》一堂。

1958年8月,遵照周恩来总理“京剧要在各省普及”的指示精神,毛世来带领和平剧团毅然落户长春市,改名为吉林省京剧团。翌年,他调到省艺术学校任副校长,兼京剧科教师。

脱下戏装走向讲坛,毛世来自知文化底子有限,恐难胜任,不过,一生好强的他,倔脾气又上来了:再难也难不过耗跷站缸沿!于是,简易台灯下,他参阅相关戏曲理论,却不拘泥于书本知识,结合自己的舞台实践,奋笔疾书,编写教材。由于教材新颖,不拘一格,生旦净末丑、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通俗易学,效果显著,所以深受学员们喜爱。

十年动乱结束后,毛世来重新回到了吉林省艺校。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毛世来顾不得安排自己的生活,先去排练厅与学员们见面,然后正式投入工作。毕竟年岁不饶人,一出《穆柯寨》大戏还没“说”完,毛世来突发脑血栓,落下半身不遂的病根;待病情稍加稳定,他坐在轮椅上仍继续为学员授艺。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追回荒废的时间,恨不能变成一只春蚕、一支蜡炬,要将自己30多年的舞台经验和京剧各流派的表演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下一代。

此间,毛世来先后收邢美珠、王继珠等演员为徒,悉心教导,倾囊相授。让人欣慰的是,邢美珠、王继珠不负师望,双双摘取了当今艺苑的最高奖赏——戏剧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的桂冠。

1994年12月19日,毛世来含笑淡然长逝,享年73岁。



“有钱没钱,杀猪过年。”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居住的村子有百十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养猪。人们养猪也不是为了卖钱,而是等到年根时杀掉,一是给忙碌了一年、平时很少能吃上一顿猪肉的老老小小解解馋,二是留着正月家里来客人时做莱用。那个年代养猪喂的饲料都是纯粮食加上绿色天然的山野菜,所以猪肉特别香,而且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让人回味无穷。

家里的猪能养得膘肥体壮,母亲付出的辛苦自然是最多了,可是我和姐姐也是功不可没的。自从家里抓了小猪开始,我每次放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背上箩筐拿起镰刀,跟着姐姐去村外的田间地头割猪草,待回来时山村已经是炊烟袅袅。吃过晚饭,母亲便点燃院子里的大锅灶,把我和姐姐背回来的猪草倒进锅里蒸煮,熟了以后,我和姐姐一人守着一个大大的圆形切菜墩,把妈妈捞出来放凉的猪草切碎剁完。有时我也会闹情绪消极怠工,这时候母亲就会拿过年来恐吓我,说如果谁不好好干活,过年杀猪就不给吃猪肉。年幼天真的我最后还是服从了娘,乖乖地继续干活。每到年关杀猪的时候,最难过的人就是母亲了。从小猪崽开始喂起,一年365天,两年730个日夜,两个春夏秋冬的轮回,一天三顿地喂猪,渐渐地,母亲已经和她的猪建立了感情。时间长了,猪们甚至能听出母亲走路的声音。只要母亲一推房门进出,南院边猪圈里的猪就会撒欢地往围栏上爬,而且不均而同地发出哼哼唧唧的呼噜声。

杀年猪的头一天,爸爸就预先联系好了主刀的师傅和三四个膀大腰圆的好友帮忙。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便起来先把院子里的大锅灶着火,烧上满满的一大锅开水,然后调好半盆纯玉米面的猪食,给她喂养了两年多的猪送上一顿“断头饭”。母亲一边把猪食盆放进围栏里,一边流着眼泪:“快吃吧,吃完你就得上路了!”

猪似乎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它直勾勾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哀怜,最后还是把这道最后的早餐吃完了。院子里传来了说话声,主刀的和帮忙的都已经悉数到场,母亲打开猪圈的门,“啦啦啦啦啦”地在前面叫着,把猪一步一步引到院子里。几个帮忙的大汉瞄准了机会,一拥而上,扯腿的扯腿,按头的按头,主刀的更是心狠手辣,拿起铁链瞄准猪脑门就是两锤,猪立刻被砸晕了,几个人没费多大事儿就把猪抬上了“断头台”(其实就是一个破桌子)。爸爸端了个大铁盆,铁盆里还撒了两把咸盐,放到正对着猪脖子的地上。屠夫手拿一把一尺多长、磨得明晃晃的尖刀,先是从他的破布袋里掏出一块专用磨刀石,把杀猪刀放上面蹭了几下,然后三下五除二,对准猪脖颈上的大动脉捅了下去……母亲不忍心目睹这个场面,此刻早就躲到了邻居家中。

呼啸的北风吹着口哨,天空中飘起了细小的雪花颗粒,地面上像撒了一层薄薄的砂糖,飞溅在地面上的猪血印记慢慢地被雪覆盖了。躲在一边看热闹的我脸被冻得通红通红的,脚也麻了,心里再也寻不到那种快要吃上猪肉的快乐,感觉空空荡荡的。

紧接着,母亲烧的那一锅开水派上了用场。爸爸在锅上面放了几块厚木板,大伙一起用力,把猪抬到了木板上。刚才捅刀的师傅又换了件“兵器”上阵了,这回他手拿一根足有一米半长的细铁棍,先用刀在猪脚处划了个口子,然后把铁棍一点一点儿地顺着腿往身体里面捅,一边捅一边用嘴往里吹气。四条腿轮流捅铁棍轮流吹气,一会功夫,猪的身体竟然被气顶得膨胀起来,鼓鼓的,圆圆的。直到后来我才晓得,吹气让猪身体鼓起来,是为了能把腿弯、脖子等皮肤皱褶多的地方的猪毛刮干净。旁边帮忙的师傅不停地用水舀子从锅里舀开水往猪身上浇,捅刀的师傅这回手里握的是一个刮猪毛用的铁刮子,开始给猪褪毛。经过开水的润烫,猪毛很容易脱掉。只见捅刀师傅挥舞着刮刀,“嗖嗖”地地上翻飞,只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原来那头黑毛猪已经变成了白白胖胖的“公子哥”了。

猪毛刮净后开始开膛破肚。身手敏捷的主刀师傅砍下猪头和四个猪蹄,逐一分割摘下猪的五脏六腑,摘洗肠子,剥掉排骨,最后把五花三层的两半子猪肉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儿只有几斤重的条形肉。母亲和前来帮忙的四姨三婶早已切好了一大盆酸菜,只等肉下锅了。灌血肠、熬血糕,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需要有经验的高手来操作。血糕是一定要用水勾兑的,但也不能太热,水太热血糕就会太老。熬血肠也需要掌握好火候,还需要随时用尖利的锥子来放气。上好的血肠切出来是溜明程亮的,味道也特别鲜美。

当满院子都飘散着猪肉的香气时,七大姑八大姨、舅姥爷、姨爷爷之輩早已应邀而至,盘腿坐在土炕上。炕桌上放着白色的搪瓷缸,里面烫着辛辣的烧酒。我和邻居家的伙伴欢快地跑来跑去,如过节一般欢呼雀跃,忙碌的大人们脸上也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嘴馋嘴急的孩子死乞白赖地围在母亲身旁直转转,母亲自然心领神会,伸手从煮好的骨头上撕下一块肉来,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才一手捂嘴乐颠颠地离去。在亲朋好友的猜拳行令和推杯换盏中,往往四分之一的猪肉已消耗殆尽。若有亲戚家的长辈因事没来,母亲还要打点一块五花肉、一根血肠另加一碗杀猪菜,让人捎去。余下的猪肉则要留着在春节期间食用的,猪头和猪爪要一直留到二月才能享用。

锅里剩下的几块大骨头还在文火中微微翻滚,更加浓烈的肉香味已经溢满房屋,飘出了厨房,飘到了院子外面,令行人垂涎。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猪肉早已成了普通人家餐桌上每天都能看到的食物,随时随地,想吃就买,我也早已不再让猪肉馋得流哈喇子了,可儿时吃肉的童真和那纯朴温暖的邻里乡情成了我生命中恒久香醇的味道,时常在我的记忆里回味。

